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八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雲笈七籤卷一百八　　宋　張君房　撰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黄帝時人也世傳為黄帝陶正有人遇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炁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黄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

理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黄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

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黄帝之師見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精炁者髮白復黒齒墮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鍊食雲母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宫士為人所刦

閉之室中從求道囘化而得去更以方囘印封其戶時
人言得囘一圓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
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腹中有符隱於宕
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
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之還而道死

務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也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况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沈蓼水已而自

匿後四百餘歳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遊尚父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祠之

卬疏

卬疏者周封史也能行炁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

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為大夫至獻公時復為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回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

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見之歴數百年也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也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兾

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一本涿作碭

冦先生

冦先生者宋人也釣魚為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食常著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緉為報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輙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數十處也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黄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使人知我爾吾去矣後為夫餘

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為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矣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别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輙置錢去之呉作養魚池後昇呉山

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矣

朱仲

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音同御名書笑曰真值汝矣齎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輙去不知所之云

修羊公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禮之使止主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稷丘君

稷丘君者太山下道士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

擁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指果折上諱之但祠而還為君立祠復百户使承奉之

崔文子

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黄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黄老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炁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求救文擁朱旛繫黄散以循民間飲散者即愈所愈計萬後去蜀賣黄藥故世寳崔文赤丸散實近於神焉

赤須子

赤須子酆人也酆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數言酆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向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絶粒後往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犢子

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也常過酤酒於陽

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黄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兠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宫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

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王柱

王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為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工木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横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傍絶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没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昌容

昌容常山道人自稱湯王女食蓬蔂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貨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也

谿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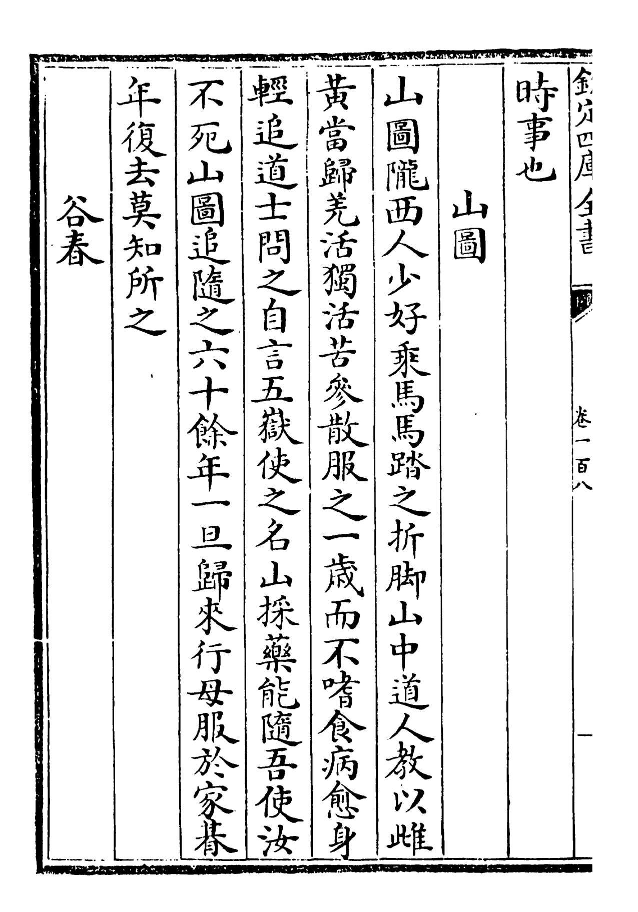
谿父南郡鄜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生

時事也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黄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朞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櫟陽人成帝時為郎疲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横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洒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汚如故長吏知之試收繫著桎

梏而續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謡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為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

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澒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滇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

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輙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輙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絶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

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睢山上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賣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人也地動山崩道絕豫戒於人世共禀奉祠之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銍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黄鶴來棲其冢邊樹上嗚呼子安

邗子

邗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宫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邗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邗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邗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識之後母生兒字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鸛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荳賣藥都市七丸一錢善治百病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雲笈七籤卷一百八

雲笈七籤卷一百九

宋 張君房 撰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黄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

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而未甞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時

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儛顧見盧敖因遯逃乎碑下盧俯而視之方踡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唯以敖爲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生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窺今覩夫子於此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名之地猶突奧也昔我

南遊乎罔㓻之野北息乎沉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之遠不亦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嶷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

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歴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纍纍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

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栢茯苓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為魯班初平改字為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共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九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

驢羊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絶迹不知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乃得仙去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吴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閒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犬即能飛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乃復問諸弟

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即死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耶又服之丹入口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即死當用此何為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

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觧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百

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劒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道士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荅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黄老命遣仙官下來迎之侍郎薄延之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有三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

玉板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義入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後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懐懐喜曰聞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老君老君東向坐左右敕義不得謝但嘿坐而已宮殿鬱鬱有如

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案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病者若欲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

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驗者矣

李八百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鄽市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公房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過於他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為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百又轉作

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為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要汝得愈無所恡惜而今正爾當柰汝何八百曰吾瘡可愈須得人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疾愈若得君舐應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為具酒三十斛致於器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下

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志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宿有古强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去青

城山中强後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强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擊石刀折敗强竊憂刀折至旦復出阿問强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愁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强强遂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皆折阿即死强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脚而復如常强時年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逺

王逺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内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

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卒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燋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

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劒黄色少髭長短中人也乘羽葢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

天上來下懸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覲願未即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

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食之如食肉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

蔡經母及經婦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
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其墮地皆成眞
珠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
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
出天廚其味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
當以水添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
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
曰不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酤酒須

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巳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謂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

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敎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祟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孫行其

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如一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連反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人每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有于道白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

書與陳尉眞書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録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元眞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

弟子皆不覺頻伏良久乃能起正巳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炁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晩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曜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

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悉復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已身不霑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霑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不没不濡終日盡歡其病

疾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㓜故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没又能吞刀劒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耳後入林慮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徴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死轉近矣而但貪富

貴不知養性命盡炁絶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為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衆術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

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炁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即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即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眞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性炁剛躁志節疏畧至於遊宴聲炁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

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煑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煑之可食腸臓皆具而杯成龜殻煑取肉則殻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剌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壊與眞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黄盧子

黄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炁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炁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别乘龍而去遂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乃
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九鼎
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趙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初到門
不通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遣升於草
中守稻驅獸暮遣美女詐言遠行過寄宿與升接牀明
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姿容調升升終不失
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餘餅升趍過不取
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摶之持其衣服但不

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第五試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誣言未得直升即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賣之於他處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升守別田穀有一人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惡可憎升為之動容即解衣衣之以私糧為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絶巖之上

有桃樹大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樹大有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還謝不能得唯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蹉跌取桃滿懷而石壁峭峻無所攀緣不能得還於是一一擲上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餘二枚陵食一留一以待

升於是陵乃臨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臂不加長如
掇一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向餘一桃與升
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足不蹉跌吾今欲
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言不可唯趙升王長不言
陵遂自投不得桃上不知陵所在四方則皆連天下則
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咄唯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久
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投於不測之谷吾等何心自
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玉牀斗帳中

見升長笑曰吾知汝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欒巴

欒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請與相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甞謂巴曰聞功曹有神術可使見否巴曰唯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臾失巴而聞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巴耳後入朝為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態酒至又不

飲即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以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為臣立生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即委之是以頗有酒態適來又覩臣本郡大火故噀酒為雨以滅之詔原復坐即令驛馬書問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雨自東北來滅之而有酒氣焉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

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矣自無駐衰之術賁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鈎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乏之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茍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彦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

作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今已少矣言畢八公化為十五童子露髻青鬒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材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負笈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淺薄

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當
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
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復成老人而告王曰雖復淺
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
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嶽一
人能崩高塞淵收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
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瞑一人能乘虛步空越
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燋入水不

濕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徙山川轉易宮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為銀水鍊八石飛騰琉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雲笈七籤卷一百九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　宋　張君房　撰

洞仙傳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鼎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長桑公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上黄先生

上黄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即東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曰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潄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瑶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為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閬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市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之伍被言於淮南王安安欣然迎之謂安曰黄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即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罌漿服之得道

西門君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鈐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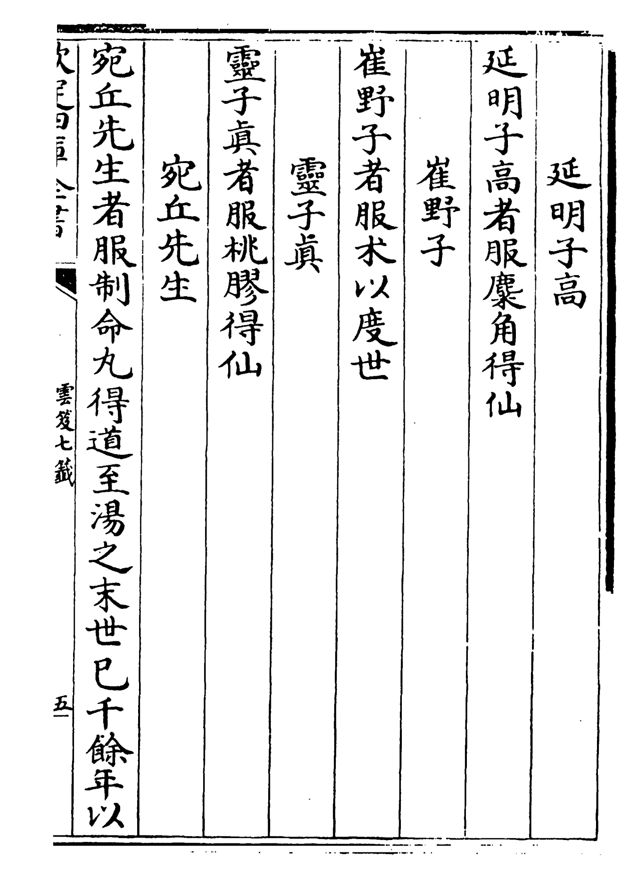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並在宮中合藥時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丸鍊人形二丸顏容好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朮以度世

靈子眞

靈子眞者服桃膠得仙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者服制命丸得道至湯之末世已千餘年以

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為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行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與人語自稱厄子作牽三詩類乎讖緯孝建二年三月初作書與

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卒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遥望崑崙山下有三頃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烏靈木

雙闕夾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徼嶺飲漱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覲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隣縱我飛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將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策外子喬提臂牽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鵠飛下石上即成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王母索九鍊酒服之至艮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鍊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至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鵠鳴山後遇眞人謂曰夫學道當巾天青詠大歷跖雙白徊二赤此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文是也道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

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劉道偉

劉道偉少入嶓冢山學道積十二年遇仙人試之將一

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道偉卧其下顔色無異心安體悦又十二年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眞遊諸名山至覆笥山見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羣飛復有小石笥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為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閤前欲下次為威儀以帚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范豺

范豺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為之道臨日噓漱頂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而桓温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雖萬里

外事皆如指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朔乃黠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伐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豺答詔稱我或稱吾元兇劭爲太子豺從東宫過指宫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勑豺自盡江夏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屍乃悔之越明年豺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豺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豺起迎之忠問是誰豺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豺

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與之木鑽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斯寧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

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鄭思遠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歴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嶽眞形圖太清金液經洞𤣥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又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乗騎虎父二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横江橋逢相識許隱且

暖藥酒虎即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揷齒間得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場張績家每歎曰兵荒方生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爲棺材蒼蠅爲孝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東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為吾備粗材

器殯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中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親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師白羊公受玄白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暫過吳為先主禮之先主為琰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先主欲學其術琰以帝多內御

遂不傳道法先主大怒敕縛琰著車甲轅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横道數有烏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乃謂可索得

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

秀覃妖嫋兮中塘華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蘇耽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受命應仙違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小櫃欲得

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獨如此白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合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闔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立祠矣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太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

告幽冥天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南平輿
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
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射知汝禍祟
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迴降願垂告示巨君
爲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有變巨君曰汝
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
曾將客東行爲父報仇於道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
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謫汝也季山曰實有此罪巨

君曰何故爾耶季山曰父曾爲人所摶恥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勤自首吾還山為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訣遂善於易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民陳辭得旨與戴矜生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元嘉中伯達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船主曰

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刺樹杪而
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夾梁翼船迅若電逝未曉到
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
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
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於太陽
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山中還於

巒村綦亡家迎覺棺輕疑非眞尸發看唯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共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鄉散一裹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都番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卿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耕亦

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盡何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爲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爲殿中將軍本姓燕

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陰山授祕法於清靈眞人裴君得玉佩金璫經石精金光符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内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洛陽陷入吴居大壁山倚木於樹苫覆而止時猛獸為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頹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顗問曰猛獸害人

先生獨不畏邪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獸不害人周顗庾亮桓温劉惔共歎文舉雖無賢人之才而有賢人之德咸和元年懇求還山導不許復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緼盛懸屋未嘗見讀之山外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籙上將軍吏兵並見形於凱使役之令凱見社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復為卿使凱後娶曁氏女諸神即隱唯餘籙吏二人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

曹已攝吏兵留我等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為之立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讖緯相似乃傳於世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散形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令光坐荻千束旋裹十餘重火焚之煙焰翳日觀者盈

都咸謂光爲煨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不知所之

徐巒

徐巒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烝能收束邪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巒召魅即見丈夫著白巾葛單衣入門巒一叱即成白龜一旦與羣從兄弟數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暮巒不返明旦尋覓見巒在山上腋挾鐮倚而不動或乃抱巒唯有空殻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甞蹔歸化為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仙離塚纍纍夫左元放為羊令威為鶴斯並一時之跡耳非求為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仙矣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口攜弟子

登崖穴處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苻
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融爲大將軍遣人問
嘉曰金堅火强仍乗使者馬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因
墮其衣裳奔馬而還卧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
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
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為
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定長
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畧當得萇大怒曰小道士答

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長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討巳千餘里正是誅日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

冦謙之

冦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東嶽岱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丹白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凡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凡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家别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往峨嵋山更受業未有

歸期中表鄉隣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劉憒

劉憒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為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乃窮千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産忌其臂長於襄陽録送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憒後以兩短卷書與

獄吏吏不敢取爐焚之一夜失爐關鑰如故閶闔門吏行夜得爐送廷尉爐語獄吏云官尋殺我殯後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耳

王質

王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碁歌笑質聊置斧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

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一　　宋　張君房　撰

洞仙傳

于吉

于吉者瑯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若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爲于郎事之如神策招吉為客在

軍中將士多疫病請吉水歕漱輙差策將兵數萬人欲
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將士咸崇仰吉
且先拜吉後朝策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于
君耶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憂
安坐船中作鬼態東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
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者當相原不爾加
誅俄而雲興雨霔致中漂沒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
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失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

其前後策尋為許貢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因掊鏡大叫胷創裂而死世中猶有事于君道者

昌季

昌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下尚有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壻即以角煎賜之并付其方藥盡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藥治季即愈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謂婦曰道與

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漢法畿内長吏節朔還朝每見子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星官占候輙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隻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爲立信校尉黄武二年遂學道師介琰受黄白術久久能隱形遁迹後居茅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貨易山塲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范幼冲

范幼冲者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綖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

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一旦天降劉文饒於寢室授其杖觧法得入太華山文饒名寛弘農人也仕後漢位至司徒太尉視民如赤子怒不形顔口無疾言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馥

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朮和雲母後入吳山遇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之黄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乃去當時咸服其高邁

劉諷

劉諷字偉惠頼川人也師李主服日月精華得道後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植李彌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為九宫右保司其常白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郍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

周太賔姜叔茂附

周太賔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姜巴地多韭薤即

其種也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於太極官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于句曲太賓䇭鼓琴昔揮獨絃乃彈而八音和以教麋長生孫廣田即登也二人後皆得道爾

郭四朝

郭四朝者燕人也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令深基墈垣墻今猶有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船而歌其一曰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葱

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揚神波稽首乘晨風未
獲鮮脱期逍遥丘林中其二曰浪神九陔外研道遂全
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
顧哀朝生輩孰盡汝車輪其三曰遊空落飛飈虛步無
形方圓景焕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㢠靄慶雲
翔遂造太微戶挹此金梨漿逍遥玄陔表不存亦不亡
其四曰駕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九
華室神虎洞瓊林香風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迹

滅

張玄賔

張玄賔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蓟公受服朮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内為理禁伯主諸水雨官玄賔善談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焉無無亦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

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桐柏諸靈仙亦不能折之自云會於蓬萊遇宋晨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趙威伯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生挹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陽内為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不虚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若衝風之

擊長林衆鳥之羣鳴須史歸雲四集零雨其濛

樂長治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師中嶽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道

杜昺

杜昺字叔恭吴國錢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輩北郭戲有父老召昺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見之昺早孤事後母至孝有聞鄉郡三禮命仕不就歎曰

方當人鬼殽亂非正一之炁无以鎮之於是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昺丙每入靜燒香能見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章書符水應手即驗遠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内操米户數萬晉太傅謝安時為吳興太守見黄白光以問昺昺曰君先世有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令陸納世世臨終而並患侵淫瘡納時

年始出三十忽得此瘡謁爲奏章云令君大厄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温北伐問以捷不謁云公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温至枋頭石門不開水涸粮盡為鮮卑所躡謂弟子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遂至此敗苻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問以勝負謁曰我不可往往必無功彼不可來來必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散敗盧竦自稱先生常從弟子三百餘人謁以白桓温竦恊東治老木

之精術惑百姓比當逼探宮闕然後乃死耳咸安中竦
夜半從男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問官軍
誅勳温方歎伏後桓冲欲引曷息該爲從事曷辭曰吾
兒孫並短命不欲令進仕至曾玄孫方得吾福耳曷曰
吾去世後當有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驅除也與
黄巾相似少時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馮氏若有災
異可開示子侄勤脩德自守隆安中瑯琊孫泰以妖惑
陷咎及禍延者衆曷忽彌日聚集縱樂無度勑書吏崇

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柔煮潔諸道民弟子為之立碑謚曰明師

扈謙

扈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耻惡衣食好飲酒不擇精麤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揺手握四十九靈光在上照巍峩蔡著下獨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龍門退不求名位无以消天日常作巍峩醉精於易占常在建

康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有養女三四人自料理謙日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錢二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西旦出見赤蛇盤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不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消明年秋桓温北討敗績咎豫州刺史袁眞不爲後援誅眞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

文温妾産息玄至艱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廏壞
竟便産是男兒聲烋雄烈當震動四海温賜謙錢三十
萬謙云謙用筮錢常患不盡且家无容錢處請還公庫
温不聽許氏以空檻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
萬謙從得温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温錢飲酒求
能酣客不問識與不識羣聚極飲於是遠近嗜飲客隨
謙者衆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
斷不復詣許氏尋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

檻用先令隨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千斗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夫人不復足顧矣吾以爪刻壁記之寫筭便知也許氏試依自言筭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謙旦還云因緣盡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饑不渴

强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尅日發與親舊别云當有迎者單衣白韐須臾有兩黄鶴下中庭庫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黄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黄衣道士携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殻耳

姜伯眞

姜伯眞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藥忽值仙人使伯眞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仙人曰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為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色斑柔

輭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遂得仙繁陽子服之亦得道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一